

席绢 纯情作品集

(典藏本)

第二部 花嫁系列



阡陌 主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席绢
纯情作品集

(典藏本)

第二卷
花嫁系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席绢纯情作品集.第2卷,花嫁系列/席绢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10 (1999.12 重印)

ISBN 7-5399-1290-1

I. 席…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991 号

席绢纯情作品集(典藏本)/第二卷·花嫁系列

作 者:(台湾)席 绢

责任编辑:李荣德

责任校对:倪中砭

责任监制: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宜兴文化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20.25

1998年10月第1版1999年12月第2次印刷

字数:460,000 印数:5,301,—10,320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1290—1/J·1199

定 价: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寄 语

读了封面上的文字，大家一定会被《席绢纯情作品集》这个名字所迷惑：出版社是不是又炒炒冷饭，重新端给大家品尝呀？

阡陌诚实地告诉大家，饭当然还是冷饭热炒，不过这回不是单纯的炒冷饭，而是炒的扬州炒饭，是经过重新加工，添加许多佐料的新品登场。

正版席绢新作品经过一年多的沉寂，江苏文艺出版社一本也没有出得来，而假席绢和盗版席绢作品却是出得风风火火，总数高达328种。万般无奈阡陌出了个下策，提供新稿给《东方明星》杂志连载，总算解了部分席绢迷的馋。可是对于广大席绢书友来说，他们需要的还是书，还是要有始有终地珍藏席绢作品。还有不少人给我来信要求将席绢作品故事哪本接哪本告诉他们。但，席绢不少作品，故事都没有写完，留了一个尾巴，谁也不知席绢这小妮子为什么这么撩人地吊着大家的胃口。她不写完，阡陌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办法帮大家解决。还好，这一年来席绢又写一些新作。

阡陌一直在研究席绢，为的是向书友作个交待，在读了三百八十万字左右的席绢作品后，发觉不知不觉中，席绢已经把她写的人物补充完了。其中许多书中的人物故事是相连接的，如《交错时光的

爱恋》《戏点鸳鸯》《抢来的新娘》三部是姐妹篇；

《巧妇伴拙夫》《请你将就一下》《上错花轿嫁对郎》是姐妹篇；

《凉夏校园故事》《至点擒郎》《为何心跳跳》《吻上你的心》《使你为我迷醉》《今生只为你》《相思不曾闲》《长辫子精灵的情事》《独自去偷欢》《亲爱的你被我设计了》《潇洒出阁》等十一部是一个长篇系列；

《这个男人有点酷》《君须怜我》是姐妹篇；

《这次来真的》和《你不要爱我》是人物、故事都相连的上下篇

为此阡陌考虑，完全有必要重新为席绢的书友们做一件事：将这些本来故事情节人物都有相关联系的作品，按书中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和故事顺序集中编排，出版故事相对集中的席绢纯情作品典藏本，一以方便有经济条件的席绢迷收藏，二来让新读者在阅读时有个连续感，可以尽兴尽意。为此征求了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王达明先生和席绢本人的意见，由阡陌担任主编将一些故事相连的新书作为补编和修订的形式编入原先的作品之先之中或之后，形成了今天奉献给大家的新版本。

譬如《巧妇伴拙夫》作为《请你将就一下》《上错花轿嫁对郎》的补篇归入以后使得花嫁系列合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说。

又譬如，豆蔻系列是由十一个中篇组成的，正因为是一部系列长篇小说，所以把他们编排到了一起，不过，由于篇幅太长，分做上下两部还是容纳不下，只好将《潇洒出阁》放入痴情系列（上）。

鉴于纯情至痴的爱情故事大体相近，虽然人物不相连，但背景差不多，故事类别也差不多，因此相对集中，归并为痴情系列。

这套作品集经补编归并以后，共四部六卷十七种，此次以改版形式重新印行，以供收藏。

考虑到席绢书友中很大一部分还不是生产者，没有多少经济收

入，出版社采用了小号文字，以节省篇幅，使成本降低了近三分之一，读者可以从中受惠。

考虑到不少书友已经拥有了先前出版的席绢的作品，再购作品集有点浪费，为此将补编部分抽出印成单行本。为区别盗版，出版社用粉色60克纯情小说专用纸精印，封面连带一张贺卡，上有席绢的照片以及阡陌的寄语，十二本书有十二张不同内容的贺卡。这也是为了防止盗版和假冒。

阡陌衷心希望席绢纯情作品集能给新老书友带去欢乐！为了酬谢购买全套席绢作品的书友，江苏文艺出版社同时赠送席绢亲自参加制作的音带一盒（送完为止）。

阡陌

阅 读 提 示

花嫁系列是席绢作品中最具喜剧性的几部书,《请你将就一下》写的是扬州富商女儿杜冰雁和武师女儿李玉湖同一天同一时出嫁,在郊外土地庙歇脚时,因遇狼受惊而坐错花轿,分别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出现了一系列曲折的故事;接下来《上错花轿嫁对郎》告诉大家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第三篇《巧妇伴拙夫》描写的是前两篇故事中的故事,作为《请你将就一下》《上错花轿嫁对郎》的补篇归入以后,使得花嫁系列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说;《君怜须我》《这个男人有点酷》讲的是一个魔幻色彩很强烈的故事,两部书是紧紧相连的,小金狼的故事很拟人化,颇具特色,虽然与花嫁不是同一题材,但总的来说都是古装的爱情故事,所以归入一个系列。许多朋友来信说,席绢的这一个系列最适合于用电视来再创造,希望有一天能够在电视上看到它。这使得阡陌兴趣浓浓,或许哪一天,你会看到屏幕上出现吹吹打打上错花轿的镜头,那么先看一遍书,就会有评判电视改编得失的发言权。



目 录

1	巧妇伴拙夫	1
2	请你将就一下	127
3	上错花轿嫁对郎	249
4	君须怜我	373
5	这个男人有点酷	507





唐·贞观年间。

秋凉如水，尤其在地属沿海地带的泉州，更是提早感受到有别于盛夏的沁凉，直逼出预约冬天的凉意。

泉州盛产木材，经济动脉亦仰望木材的带动。数十年以来，泉州第一巨富便是以木材生意起家的齐家，只手掌控了泉州百分之八十的林木市场；所以想在泉州干些木材相关营生者，莫不依附齐家，前去拜码头，以图喝口剩汤残肴。可见其势力之庞大。

当然，泉州的齐家就可说是所谓的大盘商了，那么，居住在泉州留云县的季家商号，便是齐家众多中盘商中的一户；以木材起家，一直维持中产阶级以上、大户人家以下的生活水平。不过，比起齐家的威名，小小的季家名号可也不弱；但之所以出名的原因并非在生意上有何高妙手段，而是季家人出名的脾气。

而，季家的人脾气好坏、声名如何，原本是他家的事，外人连瞧也不会瞧上一眼，但自从季家美丽的独生女及笄之后，美貌广为人渲染，招来一堆仰慕者，为人所津津乐道后，季家想不出名也挺难的。

虽说历代以来，就属唐代风气最为开放，古往今来无一朝代可相比，但在唐初时期，开放风气并未完全盛行，更别说长安外以的地方了。

尤在江南一带，保守依然是最被规范要求；也之所以才显得季家闺女的惊世骇俗了。

怎么个惊世骇俗法呢？这就得先谈谈她的双亲了。她的父亲季道吟是个明理公正，并且绝对刚正不阿的男人，以诚待人，广受好评，但唯一的缺点是当他面对任何不公平、猥琐的事件时，火爆浪子的脾气便会一泻千里、无可收拾，太过于黑白分明，没有灰色地带，致使他优良的经商能力一直无法更上层楼，在尔虞我诈的商场偶尔会吃上暗亏。也幸好，他是个重生活多于重工作的男人！他非常明白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当达到目的后，便无须汲营太多，所以他将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工作上，另三分之二时间用于家人与兴趣上；而他最大的兴趣莫过于亲自教导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宝贝女儿了。

再说季夫人林月柔吧！休说别的，只须看看她年轻时的表现就可以对其性格描绘得一清二楚了。在她嫁入季家第五年，有一天听人不小心提起她丈夫前往花街柳巷谈生意，她一脸平和地回房，当天深夜丈夫回来，她二话不说把初出生才三个月的女儿往他头上砸去——当然是事先算准距离与了解丈夫有些功夫底子，但也当场吓得季道吟魂飞魄散，抱住女儿时，脚也软成一团泥跌坐在地上了。他以为他娶了个温柔没脾性的妻子，但事实上她不易动怒，却是一动怒便是火山爆发型；丢了女儿还不算，她还割下长发，表示夫妻情断义绝，从此形同陌路。

幸好他有人可以作证，虽去那种地方，但什么女人也没沾到，而那人正是他的大舅子；否则他的妻子如果不是自杀，便是出家——她是那种永不回头的人。

说也好笑，季道吟是在那时才真正爱上这个美丽的妻子，由以往相敬如宾到真正浓情蜜意；而他的妻子自那一次之后也没再发过脾气——因为他完全忠实。这是她唯一坚持的事，其它则以他为天。

这是一对脾气很差，却有各自不同表示法的夫妻。

自然而然，生下的唯一女儿当然逃不了遗传的命运。

季潋潋，在家中一处傍湖的别业中出生，当时正值夏季，湖光水色一片波光潋潋。季道吟抱着粉妆玉琢的女儿面向湖水，便起了这个名字：潋潋。

美丽的女儿激起他所有的父爱，不容他人来瓜分，于是他与妻子决定再生育其他小孩，只全心全意去疼爱这宝贝女儿。这使得季潋潋打一出生，就受尽专宠，比其他女人幸运得被教予男孩、女孩所会学的东西。

父亲教她读书、写字，防身健身的拳脚、骑马，甚至是做生意的方法；而母亲则教她刺绣、制衣、抚琴、种花草蔬果、烹饪与打理家务。

也许她学得不精，但只要习得五成以上都够瞧了。她的美丽、坏脾气和才气，在在使得人惊艳，已有多事人传她是留云县第一美人，使得她声名更加大噪。

转眼间，季家小姐已十七岁了。正是最适合婚配的年纪，外头提亲的人不少，不过季家反而没有外人那么骚动，根本没有人提起这回事。

原本是该消退热度的时刻，季家闺女却因坏脾气而再度出名了起来。

在一次出门抓药时，在路上被邻县的一名公子哥儿跟踪并且以言语调戏，当场季潋潋便轰出一巴掌，硬是将那名少爷由马上打到马下，还差点被马踩成肉干；而那少爷不是别人，正是泉州首富齐家二公子，齐天授是也。

而那齐二公子居然为此神魂颠倒，在留云县逗留数日，为季家小姐大大发痴，从街头到巷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季潋潋成了瞩目的焦点，纷纷臆测着她何时会被迎入齐家大门，因为放眼泉州，没有人比得上齐家的富甲天下。在容貌上而言，齐二公子正是一名美男子，虽生性风流，但男人哪有不风流的？众人早已乐见其成，深信季潋潋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

不过，这也只是外人的想法罢了。

季家虽然也算得上是富有人家，但丝毫无富有人家会有的高高在上嘴脸，居家建筑也取朴实无华，大门一踏进去是一片石板广场，沿着围墙边种了些桂树。唐式建筑大多采用左右对称法，所以通常主屋有两座，中间的廊道采取直棂窗回廊连接而成，往内延伸直到后院为止，建构为四合院，由上方鸟瞰下来像是个“回”字形。

季家也是如此，有前院、有中庭、有后院。前院没有奢华的排场，不作兴学习长安目前正盛行的园林造景；不过中庭则较为有看头了，除了植满百花之外，唐代上层阶级欣赏各种奇石怪磊的风气是季老爷子唯一的高级偏好。多年来经商，每到一处必定采购奇石回家，所以中庭花园内，间或摆了些巨石，使景观更为秀致。

后院，向来是客人看不到的地方，专属女眷的天地，所以，季家的简朴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既不怕招人非议，又能自由发挥，于是季家后院一直是他们一家三口最爱的休闲地。

此刻，季家三口正在后院忙着呢！

一名年近五旬的男子身着灰蓝色常服，前襟撩起，掖在腰带内，露出裤子与长靴，正蹲在初垦开的泥土上种菜；而他身后约一丈处，一名中年美妇与一名美丽得艳光照人的小女子正坐在池边洗着刚摘起的菜。穿着一式同样的灰色上衣，衫子的下摆束在裙腰内，高高的束腰益显得柳腰的纤细不盈一握；曳地长裙则相同地撩起一角，塞在腰带中，忙得不亦乐乎。伴着秋风微凉，与阳光和泥土亲近是件美好的事。

直到一名老嬷嬷端来茶水，一家三口才暂停工作，洗净手脸坐在台阶上品茶。

“老爷，这种天候容易着凉，您老就别太劳动了，叫长工们来种就好了嘛。”老嬷嬷年近六旬，是当年老太夫人陪嫁过来的丫头，终身不婚，一直待在季家，自是在季家有着超然的地位。

季道吟笑道：

“赵嬷嬷，身体不好才需多劳动呀！何况我身子已好得差不多了。”

季夫人看丈夫发汗的脸色有丝泛白，便道：

“老爷，我看今天也够了，待会就让滢儿陪您一同对弈吧！”向来身体硬朗的季道吟在两年前渡海送一批木材前往密州时，在海上遇到狂风巨浪的侵袭，在扬州一带沉船，幸而被打渔的渔民救起，疗养了大半年才见起色，被送回来。但从那次以后，体质大大转虚，容易受风寒，几乎每个月都得喝一些汤药补品。

季滢滢起身道：

“爹，您等我。我沐浴更衣只须一刻便好，待女儿高超的棋艺来攻

得您片甲不留。”话声随人远而消失，性急的季大小姐已转过回廊回闺房去了。

老嬷嬷再三摇头：

“这丫头片子没一点大家闺秀的模样。”

当然季氏夫妇完全不介意，相视而笑。

“老爷、夫人，对于齐家来提亲的事，咱们如果再拒绝下去，不妥吧？”老嬷嬷面孔担忧，轻问道。

到目前为止，齐家已派人来提过两次亲了，据说前些日子齐二公子回家后，因相思而一病不起；这回第三次来提亲，是齐家老太君的授意，不能像前两次那般轻易拒绝，也容不得人拒绝。

“我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嫁一个痨病鬼或登徒子。”季道吟重重地说着。

如果齐二公子当真一回家就一病不起，代表他身体奇差，女儿嫁了他等于只有守寡的命；如果那二公子只是为达目的而作态装病，那更是不可取——根本是一个色欲熏心的登徒子罢了！

“是呀，而且齐家三代以来，男丁皆不长命，齐家大公子不也是在去年暴毙的吗？”季夫人完全赞成丈夫的想法，怎么说也不允许女儿嫁给那种男子。

赵嬷嬷冷哼道：

“暴毙？那是说得好听，其实是为了争一名妓女，与人打杀起来而惨死。齐家根本是后继无人了，第三代有三名公子，老大死了；老二好色；老三据说从小病到大，随时会死掉。”

“所以我们仍是会拒绝。只是依齐家丢不起脸的性格，咱们在生意上就……”季夫人有丝忧心。

季道吟轻拍妻子的手：

“大不了咱们从此不做木材营生，还怕他怎的？倘若齐家会公私不分，那么合作下去也没意思了。”

“可是在泉州不做木材营生，还能做什么？”赵嬷嬷问着。

而这对有默契的夫妻在一同望了后院的菜园后，脱口同道：“种田。”

惹来赵嬷嬷无奈又好气的白眼，不知该对季道吟死硬脾气如何是好。自他小看他到成家立业乃至今日，向来不屈于任何不公不义之事，致使他生意做得比别人艰难，却是使他的下游生意人备感尊敬，只是，无论如何，这股子士大夫似的心态是不宜做生意的；那还无所谓，怕的是惹到不能招惹的人，结局就难收拾了。

看着眼前恩爱又崇尚正直的夫妻，不知怎的，沉沉的忧郁直从心底冒上来，牵得她不知该如何是好。希望，一切都会没事啊。

惹怒齐家的后果比原来所预料的更为严重。一再拒婚的后果是令齐家决意要使季家从今以后再也无法在泉州立足，甚至还等不到冬天，在秋末齐家便使尽各种钳制手腕使得季家任何营生也动不得，没有人敢背着齐家与季家交易；齐家料准了无论如何，季家会在山穷水尽之前屈服，但齐家显然忘了将季家死硬脾气计算在内。

在事情再也瞒不住之后，季潋潋才知晓这一切，冲到父母的房中，直口道：

“爹、娘，为何不让孩子知道齐家卑劣的手段？”

季氏夫妇互看了眼，苦笑了下，由季夫人回道：

“知晓了又如何？你是要去将人杀了？还是索性嫁过去以挽回一切？”她接过丈夫喝完药汁的碗，拿着手绢为丈夫拭去唇边的汁渍。口气冷淡，反而没有女儿怒火冲天的焰气。

季道吟伸出手，道：

“乖女儿，来。”

她不愿意地走近床榻，纤手放入父亲日渐见骨不见肉的大掌中。原本身体就差，又加上近来的忧患，父亲的神色更加令人担心的青白。如果不是四处为求药而奔波，她应可更早知道商行发生的事的。

“爹，我不容许齐家无缘故地欺负到咱们家头上来！如果世间当真没有公理了，那么我们自己来讨回公道！”

季潋潋是那种美丽得艳光照人、令男人看了为之屏息的女人，面孔与身段皆不像个十七岁的少女；可是这种面貌的好处是一旦到了三、四十岁反而成了谜样的年龄，有绝代风华的气质，以及二十出头的美貌。

此刻生气的俏脸更添逼人的丽色艳光。

“咱们这一家子，把公理正义看得比性命更重要，在拒绝齐家施压的同时，我们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了，昨日我们已叫人送赵嬷嬷回乡下老家养老，几个长工也遣散了。女儿，为父也要你答应一件事。”季道吟正色地看着女儿，眼中有一抹难舍的血亲依恋，仿若即将诀别一般，深深凝望的眼，就怕时光稍纵即逝，日后物是人非的苍凉。

“什么？”季潋潋心头涌上不安。

“不管结果如何，你绝不能嫁入齐家。如果事情演变到最糟的情况，也不许你嫁入那样奸险霸道的世家报仇什么的。”

“爹！”她惊呼，正想要反驳。

但季夫人截口道：

“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测，也犯不着拿你自己去涉险，弄个不清不白的罪名污了咱们季家的声名。要报仇，方法多的是，但如果是赔上你自己，就免了吧！”

“是呀，乖女儿，我们就你这滴骨血，把你生养那么大，可不是打算给不值得的男人糟蹋。所以我要你应允为父，如果咱们当真逃不过这一劫，你对为父发誓，这辈子绝不让姓齐的男人碰到你一根手指。”

季潋潋低叫，努力撇开心中泉涌而上的恐惧。

“爹、娘，事情到底糟到什么地步？告诉我呀！我不要听这种交代遗言似的话，我也不要发什么誓，孩儿只想知道目前的情形，告诉我呀！”

会做这样的要求，当然是预测到女儿那性子可能采取的手段；不告诉她实情就是怕她太过年轻，不会深想，只知道有勇无谋地正面与人对阵。螳臂挡车的下场可以看得到的，大可不必徒增牺牲。

季氏夫妇交换了个眼神，由季夫人开口：

“潋潋，跪下。”

当父母这么说时，代表她必须完全地顺服，一旦她跪了下来，所接受的教诲，就是她死也不能有所违拗，并且严重无比。

她只能忍住满心的怒火与气愤，双膝点地，跪在父母床榻前。低语：

“请爹娘教诲。”

季道吟严肃道：

“对我们发誓，即使报仇，也不许轻贱自己。我们不惜与齐家对抗，就是为了保住你，也更期望你嫁给真心爱你、包容你的男人，没道理在这之后，又让你落入齐家。如果你要报仇，就利用你的能力，经营出一片商界天下，把泉州首富齐家给弄垮吧！这是为父唯一允许你做的的方式，当然，这是做最坏的打算。如果侥幸些，咱们一家子可以安然逃开泉州，躲过这一切，但任何事都必须估量到最坏的情况。潋潋，对我们发誓。”

收起不平的怒潮，她平静地伸出右手直指向天，沉静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爹娘在尊前。我，季潋潋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会让齐家的男人沾到我一根手指，即使报复也不会用杀人放火的方式来辱没季家列祖列宗。谨遵父亲教诲的方式，光明正大地回报他人，若有一句誓言违背，我将不得善终，永世不得超生。”

“很好。潋儿，记住你的誓言。”

季道吟轻声说完，与妻子交换了一抹凄绝的苦笑。齐家布下天罗地网等他们山穷水尽而上门乞求贡献，卖女求荣。但他们一家子却是宁愿以性命去换取他人眼中不值的尊严；可预料到的结局，并不足惧。夫妻俩双手紧握，以眼神交流，怎么也不会让女儿知晓些许。

如今剩下的牵念，是安全地将女儿送走。如果可能，季道吟心下沉吟着，他也要把妻子一同送走；如果非死不可，一个人以死昭志也就够了，何况他这病体，早已拖不久了，他心中自己心中有数。

将女儿拉到跟前，一手搂住一个，妻子与女儿是他一生的骄傲与眷恋，深深地拥着，怕的是，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温馨时日了。

齐家会知道他们的压迫得到什么结果！很快就会知道。季道吟苍白的脸上泛着不屈的笑。

齐家人以钳制手段弄得季家信用破产、家财败尽的结果，换来的不是送上门求和的美人，而是悬吊在季家宅子横梁上自缢的季道吟。那是他血淋淋不屈的控诉，以及对债主们的负责。

而，连夜被季道吟派人送出城外的季氏母女，在昏穴自动化解后，季母即不吃不喝地跟随丈夫而去。她不容许丈夫撇下她，更不原谅丈夫居然拒绝她的跟随，她是执意要下黄泉追问的；这是她生平第二次动怒，没人平息得了。

季潋滟流干了泪水，强行灌食也无法让食物进入母亲胃中，母亲会如数地吐了出来；三天之后，季潋滟失去了母亲。

面对女儿愤怒的哭喊，季夫人只淡淡地提醒：

“别忘了你的誓言。”

母亲咽气那一刻，季潋滟便收起了泪水。她知道谁该为这一切负责，父亲的自缢、母亲的自绝，都令她愤怒！她愤怒父母的自私、什么也不告诉她，而母亲爱父亲更甚于她，所以也去了；可是这些悲剧的造成，全是齐家所引起。她痛恨父亲就这么丢下她一人，但这股愤怒可以先压下，待她将齐家搞垮复仇之后，她会立于父母坟前，好好吼出她的狂怒。现在，第一步是安葬好父母；再者，她必须思考出一个法子，让自己很快地富有。

父亲放在她身上的银票因父亲商行已倒，已不具任何效用，她不会天真得拿去任何银楼宝号兑现。人在，人情在；人亡了，在那其中的银两早已顺理成章地作废，被当成没那回事，她那一生耿直的爹，怕是不明白这道理的。而母亲卧榻那三日，她利用手上的碎银抓来药帖强迫母亲食用，救不回执意下黄泉的命，也花去了大半银两。手头上仅剩的十两银子，只够买一具木板钉成的棺木，幸好能让父母合葬，也算能让他们安息了；再请人去衙门领回父亲的遗体，典当她的一只手镯，总算办完父母的后事。

一贫如洗并不能伤她心志分毫。

铲了最后一铲土在墓上，她丢下铲子，傲立在墓碑前，轻声道：

“无论女儿怎么气您们两老，此时此刻也不是向您们两位老人家发怒使泼的时机，孑然一身的女儿，理应感谢爹娘悉心的教导，致使沦落到再不堪的境地，也能存活下去。也许正如爹所料，倘若没立下那样的毒誓，女儿一定会嫁入齐家，手刃齐天授那混蛋，可是这种玉石俱焚，并且辱没季家门面的做法，此刻想来，确也不妥。我不是一筹莫展的闺